

醫學發源始於靈素闡陰陽之祕窮生尅之原舉凡風寒暑溼燥火喜怒悲恐思憂致病之因臟府氣血筋骨皮肉脉絡經穴受病之處望聞問切鍼灸藥石治病之法蓋言之詳矣秦越人得其解而著難經張仲景傳其法而著傷寒論金匱要略華元化孫思邈精鍼灸而號神醫製湯液而傳方法類皆得力內經而非別有神授仙傳之祕訣後之學者讀越人仲景諸家書諺為捷徑不復沿流以溯源卒令致病之因受病之處治病之法多有游移鮮據者而有志之士乃從事西醫以求補乎中學之所不及殊不知衛生之法素問開卷即言之蠟人之形詳於靈素者尤盡腦筋之說則內經所謂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腦髓生又曰督脉入絡腦督脉者發於會陰通於脊骨內合於腎腎上通心是腦筋固智慧壽夭之所寄至於剖解之說靈樞篇中嘗一言之蓋古人亦從剖解而察其迹究其理然後著內經以垂教萬世是內經一書乃中西醫學之準繩而為舉世之習內外科者所莫能外惜乎詞旨深奧索解殊難讀不終篇遂有束之高閣者茲得馬元臺張隱庵兩家註釋合而觀之見其引經註經兼採王冰吳崑朱永年徐公遐莫仲超楊上善倪仲玉盧子繇王芳侯王安道等十數家箋註而附益之復各出己見以申明之務使內經之奧旨微言皆顯豁呈露了然于心目中西醫家竊為合刻以公同好抑亦行道濟人之一助與

宣統二年小陽月金陵王修卓成甫識于滬寓合肥李第

重刻素問靈樞注證發微弁言

漢書班志載黃帝內經十八篇並無素問靈樞之名晉皇甫謐稱鍼經九卷素問九卷皆為內經論者謂鍼經即靈樞與漢志十八篇之數合唐王冰注素問作二十四卷宋史松靈樞音釋作十二卷與舊志異不聞別有所據且注素問而不及靈樞釋靈樞而不及素問于二書亦不無偏廢之弊有明馬元臺先生注證發微分素問靈樞各九卷復還舊觀合二書詳加詮註參互貫穿洵足闡發內經微旨而為黃帝功臣歲久板刻漫漶原刊絕少近時即舒載陽重刻之本亦不可多得坊賈每藉以居奇余因以家藏舊本重校付梓俾業是術者人人得而有之或亦濟世養民之一助也

嘉慶十年長至月既望古歛鮑漱芳席芬甫識

黃帝內經序

臣聞安不忘危存不忘亡者往聖之先務求民之瘼恤民之隱者上主之深仁在昔黃帝之御極也以理身緒餘治天下坐于明堂之上臨觀八極考建五常以為人之生也負陰而抱陽食味而被色外有寒暑之相盪內有喜怒之交侵天昏札疫國家代有將欲歛時五福以數錫厥庶民乃與岐伯上窮天紀下極地理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更相問難垂法以福萬世于是雷公之倫授業傳之而內經作矣歷代寶之未有失墜倉周之興秦和述六氣之論且明于左史厥後越人得其一二演而述難經西漢倉公傳其舊學東漢仲景撰其遺論晉皇甫謐刺而為甲乙及隋楊上善纂而為太素時則有全元起者始為之訓解闕第七一通迄唐寶應中太僕王冰為好之得先師所藏之卷大為次注猶是三皇遺文爛然可觀惜乎唐令列之醫學而薦紳先生罕言之去聖已遠其道晬昧是以文注紛錯義理混淆殊不知三墳之書帝王之高致聖賢之能事唐堯之授四時虞舜之齊七政神禹修六府以興帝功文王推六子以序卦氣伊尹調五味以致君箕子陳五行以佐世其致一也奈何以至精至微之道傳之以淺見薄識之人其不廢絕為己幸矣頃在嘉祐中

仁宗念

聖祖之遺事將墜于地乃

詔通知其學者俾之是正臣等承乏典校伏念旬歲遂乃搜訪中外哀集眾本浸尋其義正其訛舛十得其三四餘不能具竊謂未足以稱明詔副

聖意而又採漢唐書錄古醫經之存于世者得數十家敘而考正焉貫穿錯綜磅礴會通或端本以尋文或

汴流而討源。定其可知。次以舊目正謬誤者六千餘字。增注義者二千餘條。一言去取。必有稽考。舛文疑義。于是詳明以之治身。可以消患。于未兆。施于有政。可以廣生。于無窮。恭維

皇帝撫大同之運。擁無疆之休。送先志以奉成。興微學而永正。則和氣可召。災害不生。陶一世之民。同躋于壽域矣。

國子博士 臣高保衡

光祿卿直祕閣 臣林億 等謹上

尚書屯田郎中 臣孫奇同校

守殿中丞 臣孫兆重改正

第一卷 上古天真論

四氣調神大論

生氣通天論

金匱真言論

陰陽應象大論

陰陽離合論

陰陽別論

靈蘭秘典論

六節藏象論

第二卷 五藏生成論

五藏別論

異法方宜論

移精變氣論

湯液醪醴論

玉板論要篇

診要經絡論

脈要精微論

平人氣象論

玉機真藏論

第三卷 三部九候論

經脈別論

藏氣法時論

宣明五氣篇

血氣形志篇

寶命全形論

八正神明論

離合真邪論

通評虛實論

太陰陽明論

陽明脈解

熱論

第四卷 刺熱論

評熱病論

逆調論

瘧論

刺瘧論

氣厥論

欬論

舉痛論

腹中論

刺腰痛論

風論

痺論

第五卷 痿論

厥論

病能論

奇病論

大奇論

脈解篇

刺要論

刺齊論

刺禁論

刺志論

鍼解

長刺節論

皮部論

經絡論

氣穴論

氣府論

第六卷 骨空論

水熱穴論

調經論

繆刺論

四時刺逆從論

標本病傳論

天元紀大論

五運行大論

第七卷 六微旨大論

氣交變大論

五常政大論

第八卷 六元正紀大論

刺法論

本病論

第九卷 至真要大論

第十卷 著至教論

示從容論

疏五過論

微四失論

陰陽類論

方盛衰論

解精微論

錢塘張隱庵

雨先生合註

會稽馬元臺

明太醫院正文會稽庠生元臺子馬時仲化註證

同學高世拭士宗參訂

門人王弘義子芳黃紹姓戴華校正

素問者黃帝與岐伯鬼災區伯高少師少俞雷公六臣平素問答之書即本紀所謂咨于岐伯而作內經

者是也此書出於岐伯者多故本紀不及諸臣耳密者問也本紀云帝以人之生也負陰而抱陽食味而

有乃上窮下際察五氣立五運洞性命紀陰陽咨于岐伯而作內經然此素問八十一篇而復有靈樞

八十一篇大抵素問所引經曰俱出靈樞則靈樞為先而素問為後也後世重素問而忽靈樞求素問而

書中止以天師夫子尊岐伯鬼災區伯其餘諸臣未聞其以是稱見上古天真篇及五運行大論等篇

候而已猶不能偏明靈樞陰陽二十五人篇岐伯曰至雷公則自名曰小子細子黃帝亦有訓之之語意

者所造未及諸臣而年亦最少其疏五過論雷公亦自言臣幼小蒙愚且其曰公曰伯曰師似皆以爵

稱之即如寶命全形論有曰天子本紀亦云推軒轅曰君王移精變氣論五常政大論靈樞官能篇皆稱曰

聖王著至教論疏五過論有封君侯王靈樞根結篇有王公大人等稱則其為爵無疑也至于鬼災區少

俞伯高皆諸臣名耳後世程子謂出于韓諸公子之手或謂先秦儒者所作是皆泥于爵號文字而未釋

全書故臆說有如此者乃今詳攷六節藏象論天元紀大論五運行大論六微旨大論氣交變大論五常

政大論六元正紀大論至真要大論等篇則論天道歷法萬象人身經絡脉體人事治法辭古理微非子

書中有能偶及雷同者。真唯天神至聖始能作也。愚意上天以仁愛斯民為心。而伐命惟病。治病惟書。然

元默無言。故擬生神聖以代之言。而蚤出此書。以救萬古民命耳。況六書制自伏羲。外紀云天下義理必

歸六醫樂始子神農。本紀云民有疾病。未知藥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察其寒溫平熱之性。辨其君自伏

義以至黃帝。千有餘年。其文字制作明甚。外紀本紀俱載黃帝紀官舉相。明歷作樂。制為袞冕。舟車。畫野

分州。經土設井。橫百穀。制城郭。凡爵號文字。時已咸備。按白虎通曰黃帝制作制度。得其中和。萬世常歷

金天高陽高辛諸氏。又經三百四十餘年。始迄陶唐。則諸凡制作。人知唐虞為盛。而不知肇自羲皇。其所

由來者漸也。何獨內經之作。史書靈素。均証乎哉。至春秋時。秦越人發為難經。誤難三焦。營衛。關格。晦經

之始。晉皇甫謐次甲乙經。多出靈樞義。未闡明。唐寶應年間。啟元子王冰有註。隨句解釋。達疑則默。章節

不分。前後混淆。元滑伯仁讀素問鈔。類有未盡。所因皆王注。惟宋嘉祐年間。救高保衡等校正。深有裨于

王氏。但仍分二十四卷。甚失神聖之義。按班固藝文志曰。黃帝內經十八卷。素問九卷。靈樞九卷。乃其數

焉。又按素問離合真邪論。黃帝曰。夫九鍼九篇。夫子乃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篇。以起黃鐘數焉。大都神

聖經典。以九為數。而九九重之。各有八十一篇。而今析為九卷者。一本之神聖遺意耳。竊慨聖凡分殊。古

今世異。愚不自揣。而僭釋者。痛後世概聞此書。而蠡測之。以圖萬一之小補云耳。知我罪我。希避云乎哉。

上古天真論篇第一

張上謂所生之來。天真天乙始生之真元也。首四篇論調精神氣血所生之來。

註謂之精。故首論精。兩精相搏。謂之神。故次論神。氣乃精中之生陽。故後論氣。

攝內言上古之人。在土者自言知道。在下者從教。以合于道。皆能度百歲乃去。惟真人壽

昔在皇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拘齊長而敦敏成而登天

天下都軒轅之丘以上德王故號黃帝神靈智慧也拘順齊王敦信敏達也此節記聖德稟性之異發言之

生知方其幼也能順而正及其長也既敦且敏故其垂拱致治教化大行廣制度以制天下垂法象以教後世

日升天此亦壽域天地無有終時之真人也

言哲睿齊莊致敏誠信長而聰明見大戴禮文家語五帝德篇孔子曰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

言哲睿齊莊致敏誠信長而聰明見大戴禮文家語五帝德篇孔子曰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

言哲睿齊莊致敏誠信長而聰明見大戴禮文家語五帝德篇孔子曰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

言哲睿齊莊致敏誠信長而聰明見大戴禮文家語五帝德篇孔子曰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

言哲睿齊莊致敏誠信長而聰明見大戴禮文家語五帝德篇孔子曰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

言哲睿齊莊致敏誠信長而聰明見大戴禮文家語五帝德篇孔子曰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

言哲睿齊莊致敏誠信長而聰明見大戴禮文家語五帝德篇孔子曰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

言哲睿齊莊致敏誠信長而聰明見大戴禮文家語五帝德篇孔子曰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

言哲睿齊莊致敏誠信長而聰明見大戴禮文家語五帝德篇孔子曰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

言哲睿齊莊致敏誠信長而聰明見大戴禮文家語五帝德篇孔子曰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

言哲睿齊莊致敏誠信長而聰明見大戴禮文家語五帝德篇孔子曰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

言哲睿齊莊致敏誠信長而聰明見大戴禮文家語五帝德篇孔子曰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

言哲睿齊莊致敏誠信長而聰明見大戴禮文家語五帝德篇孔子曰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

言哲睿齊莊致敏誠信長而聰明見大戴禮文家語五帝德篇孔子曰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

言哲睿齊莊致敏誠信長而聰明見大戴禮文家語五帝德篇孔子曰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

言哲睿齊莊致敏誠信長而聰明見大戴禮文家語五帝德篇孔子曰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

言哲睿齊莊致敏誠信長而聰明見大戴禮文家語五帝德篇孔子曰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

言哲睿齊莊致敏誠信長而聰明見大戴禮文家語五帝德篇孔子曰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

言哲睿齊莊致敏誠信長而聰明見大戴禮文家語五帝德篇孔子曰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

言哲睿齊莊致敏誠信長而聰明見大戴禮文家語五帝德篇孔子曰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

之義見第五節。術數者修養之法則也。上古之人為聖人而在上者能知此大道而修之。法天地之陰陽調人事之術數。術數所該甚廣。如呼吸接蹠及四氣調神論養生養長養收養藏之道。生氣通天論陰平陽秘。陰陽應象大論七損八益。靈樞本神篇其生久視。本篇下文飲食起居之類。飲食則有節。起居則有常。而不要作勞。故有此形。則有此神。而盡終其天年。越百年乃去也。靈樞天年篇云。血氣已和。營衛已通。五臟已成。神氣舍心。魂魄畢具。乃成為人。即形與神俱之義也。

今時之人不然也。以酒為漿。以妄為常。醉以入房。注。酒能傷脾。脾氣傷則不能宣五穀味。而生氣傷矣。以妄

道者。縱嗜欲。而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滿。不時御神。注。藥色曰欲。輕散曰耗。其者元真之氣也。不

傷其精。氣神也。言不知道者。不能慎謹調養。而喪其精氣神也。務快其心。逆于生樂。起居無節。故半百而衰也。注。藏神務快其心。喪其神守

氣矣。起居無節。耗其精矣。言今時之人。惟務快樂。不能積精全神。是以半百而衰也。

此言今時之人。年半百而動作皆衰者。非但以其時世之異。實由于人事之失也。凡物之有聲者。味甘而美。如今蔗梨等物。皆有漿。彼則以酒為漿。其于上古之人。飲食有節者矣。以妄為常。異于上

古之人。不妄作勞者矣。醉以入房。以情慾而竭其精。以竭精而耗散其真。當精滿之時。不知持之。五臟別論岐伯曰。五臟者。藏精氣而不瀉也。故滿而不能實。六腑者。傳化物而不藏。故實而不滿。觀此。則腎臟主藏精。滿而不瀉。可以持守。吾形有神。不時御之。義見上節。務快其心。而悖夫養生之樂。其起居則無節。又異于上古之人。起居有常者矣。所以年半百而衰。不能如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歲而動作

不衰也。

夫上古聖人之教下也。皆謂之虛邪賊風。避之有時。恬憺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注。虛邪。虛邪。虛邪。不正之邪。

風也。恬安靜也。憺朴素也。虛無。不為物欲所蔽也。言上古之人。得聖人。是以志閑而少欲。心安而不懼。形勞之教化。內修養生之道。外避賊害之邪。所以年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是以志閑而少欲。心安而不懼。形勞

而不倦。氣從以順。各從其欲。皆得所願。注。恬憺無為。是以志閑而少欲。心安而不懼。形勞之教化。內修養生之道。外避賊害之邪。所以年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是以志閑而少欲。心安而不懼。形勞

其欲。是以皆得所願也。故美其食。任其服。樂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注。故者。承上文而言。按異法方言。論曰。東

山陵而居。不衣而褐。薦華食而肥脂。北方之域。其地高陵。居風寒冰冽。其民樂野處而乳食。南方之域。其地下水。土質其民嗜酸而食脂。中央者。其地平。以濕。其民食雜而不勞。此五方之民。隨天地萬物之所生。山川

更平聲
長上聲
任如林
反

此土之上下衣食居處各從其欲彼此不相愛慕故其民曰此是以嗜欲不能勞其目淫邪不能感其心此復言五方之民各有嗜欲皆安居樂俗而無外慕之思故雖有嗜欲淫邪不能傷其內也愚智賢不肖不懼於物故合於道故不外懼于物而合于養生之道焉所以能年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

此言上古聖人教下有法而在下者從之故皆能度百歲而不衰也上文言上古聖人自然知道故能度百歲乃去矣其所以教下者有曰太一居九宮之月有虛邪賊風當避之有時按靈樞九宮八風篇云凡從其所居之鄉來為實風主生長養萬物從其衝後來為虛風傷人者也主殺主害者謹候虛風而避之故聖人日避虛邪之道如避矢石然又刺節真邪篇有虛邪之中人也等語靈樞又有賊風篇則虛邪但指風言主註言邪從虛入則指虛為在人者非恬憺而靜虛無而空老子清靜經云內觀其心無其心外觀其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無其物三者既悟惟見于空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亦無無既無湛然常寂寂無所寂豈能生慾既不生即是真靜真常應物真常得性常應常靜常清靜矣此乃萬世觀空之妙旨也則真氣自順精神內安病何從來是以志閑而少慾心安而不懼形雖勞而不倦氣隨以順各從其欲皆慰所願故為下者能率從此教而不悖也

帝曰人年老而無子者材力盡耶將天數然也張陰陽者萬物之終始也此復論男女陰陽氣血有材力材幹力量也夫數人所稟于天之數也觀下文所對則係于材力可知矣蓋年老者則無子豈盡闕于天數也

岐伯曰女子七歲腎氣盛齒更髮長張七為少陽之數女本陰體而得陽數者陰中有陽也人之初生先從髮乃血之餘故髮長也按陰陽之道孤陽不生獨陰不長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是以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

天一生水地二生火離為女坎為男皆陰陽互換之道故女得陽數而男得陰數也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衝脈盛月事以時下故有子中脘腹上行為經血之海女子主育胞胎夫月為陰女為陰月一月而一

黃帝內經素問合卷一 卷一 三

周天有盈有虧故女子亦一月而經水應時下洩也即二七腎氣平均故真牙生而長極張腎氣者腎藏

復生故于初生之時男女精當為有子虛則易受故也注所生之氣也

氣生于精故先天癸至而後腎氣平四七筋骨堅髮長極身體盛壯張腎生骨髓生肝肝生筋母子之相

腎氣足故真牙生真牙者齒根牙也五七陽明脈衰面始焦髮始墮張陽明之脈榮于面脣髮際故其衰也面焦髮

充膚熱肉是以身體盛壯五七陽明脈衰面始焦髮始墮張陽明之脈榮于面脣髮際故其衰也面焦髮

男子先衰于氣也再按足陽明之脈並衝七三陽脈衰于上面皆焦髮始白張三陽之脈盡上于頭三陽

任挾臍上行衝任脈虛而陽明脈亦虛矣七三陽脈衰于上面皆焦髮始白張三陽之脈盡上于頭三陽

色血脈頰七七任脈虛太衝脈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壞而無子也張地道下下部之脈道也三部九候

子腎天癸竭是足少陰下下部之脈道張地道下下部之脈道也三部九候

不通任虛是以形衰而無子也張地道下下部之脈道也三部九候

馬此與下節言男女之年老無子者由于材力之盡非皆天數使然而此一節則先以女言之也女子先

參操氣來助精開裏血陰內陽外則成雖卦而為女其義甚渺大約陽氣不勝其陰氣則為女按格真篇

氣始盛仙經云先生左腎則為男先生右腎則為女蓋指始妊時言也故女子七歲曰腎氣始盛男子

八歲曰腎氣實皆從腎始也腎主骨齒亦屬骨故齒更生家語本命篇孔子曰女子七歲曰腎氣始盛男子

情同
頤班同

解開同
墮情同

之者當為之惕然。精血兼盛如此。其有子也宜矣。三七腎氣平均。故牙之最後生者。名曰真牙。由此而生。且長極矣。四上主筋骨。主骨者皆堅。髮長極。身體壯盛。五七陽明脈衰。面始焦。髮始墮。女子大體有餘于陰。不足于陽。故其衰也。自足陽明始。蓋以胃為六腑之長。其脈上行于頭。故面焦髮墮也。靈樞經脈篇黃帝曰。胃足陽明之脈。起于鼻之交頤中。下循鼻外。上入齒中。還出挾口。環唇。交承漿。却循頤後。廉出人迎。循頰車。上耳前。過客主人。循髮際。至額顙。六七則手之三陽。從手走頭。足之三陽。從頭走足。者皆衰于上。故面皆焦。髮始白。七七任脈虛。太衝脈衰少。天癸已竭。應前。天癸至。而言地道不通。地道者。坤也。不通者。月事止也。應前。月事以時下。而言至是。而形體衰壞。不能育子矣。

丈夫八歲腎氣實。髮長齒更。

張八為少陰之數。男本陽。體中為陰。數者。陽中有陰也。

二八腎氣盛。天癸至。精氣溢瀉。陰陽和。故能有子。

張靈樞經曰。衛脈任脈皆起胞中。上循腹裏。為經絡之海。其浮而外者。循腹右上行。會于咽喉。別而絡唇口。

血氣盛。則充膚肉。熱血獨盛。則淡滲皮膚。生毫毛。今婦人之生。有餘于氣。不足于血。以其數脫血也。衛任之脈。不榮唇。子故續不生焉。是則男子之天癸。溢于衝任。充膚熱肉。而生鬚鬚。女子之天癸。溢于衝任。充膚熱肉。為經水下。行而壯子也。男子二八精氣滿。溢陰陽和。含濁洩其精。故能有子也。三八腎氣

平。均筋骨勁強。故真牙生而長。

張平足也。均和也。極止也。至真牙生而筋骨所長。以至于極矣。

四八筋骨隆盛。肌肉滿壯。

張四居八數之半。是以隆盛。

極之五八腎氣衰。髮墮齒槁。

張腎為生氣之源。男子衰于氣。故根氣先衰。而髮墮齒槁也。

六八陽氣衰。竭于上。面焦髮鬚頽白。

張根氣漸衰。而標陽漸

竭矣。平脈篇曰。寸口脈遲而緩。緩則陽氣長。其色鮮其

顏見其聲商。毛髮長。陽氣衰。故顏色焦而髮鬚白也。

七八肝氣衰。筋不能動。天癸竭。精少。腎藏衰。形體皆

極。

張肝乃腎之所生。腎氣衰。故漸及于肝矣。肝生筋。肝氣

衰。故筋不能運動。腎主骨。筋骨皆衰。故形體疲極也。

八八則齒髮去。

張數終衰極。是以不推頽。腎者主

水。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故五藏盛。乃能瀉。今五藏皆衰。筋骨解墮。天癸盡矣。故髮鬚白。身體重。行步不

正。而無子耳。

此復申明先天之癸水。又藉後天之津液所資益也。腎者主水。言腎藏之主藏精水也。受

為水藏。受五藏之精而藏之。腎之津液。入心化赤。而為血。流溢于衝任。為經血。之海。養肌肉。生毫毛。所謂流

溢于中。布散于外者。是也。故曰。天癸者。天一所生之精也。是以男子天癸至。而精氣溢瀉。腎之精化赤。為血

溢于衝任。生鬚鬚。女子天癸至。而月事以時下。故精血皆謂之天癸也。○再按經云。榮血之道。內穀為寶。穀

入于胃。乃傳之肺。流溢于中。布散于外。專精者。行于經。經常榮無已。男子八八女子七七天地之數終。而天

癸絕。然行于經。溢之榮血未竭也。是以老年之人。能飲食。而脾胃健。者尚能筋骨堅。強氣血猶盛。此篇論

天癸絕。而筋骨衰。其後天水穀之精。又不可執一而論也。再按女子過七七而經淋不絕者。此條行于經。隨

天癸絕。而筋骨衰。其後天水穀之精。又不可執一而論也。再按女子過七七而經淋不絕者。此條行于經。隨

天癸絕。而筋骨衰。其後天水穀之精。又不可執一而論也。再按女子過七七而經淋不絕者。此條行于經。隨

天癸絕。而筋骨衰。其後天水穀之精。又不可執一而論也。再按女子過七七而經淋不絕者。此條行于經。隨

天癸絕。而筋骨衰。其後天水穀之精。又不可執一而論也。再按女子過七七而經淋不絕者。此條行于經。隨

天癸絕。而筋骨衰。其後天水穀之精。又不可執一而論也。再按女子過七七而經淋不絕者。此條行于經。隨

天癸絕。而筋骨衰。其後天水穀之精。又不可執一而論也。再按女子過七七而經淋不絕者。此條行于經。隨

天癸絕。而筋骨衰。其後天水穀之精。又不可執一而論也。再按女子過七七而經淋不絕者。此條行于經。隨

天癸絕。而筋骨衰。其後天水穀之精。又不可執一而論也。再按女子過七七而經淋不絕者。此條行于經。隨

天癸絕。而筋骨衰。其後天水穀之精。又不可執一而論也。再按女子過七七而經淋不絕者。此條行于經。隨

之血反從衝任而下是以面黃肌瘦骨蒸筋未當
知經隧之血行于脈中衝任之血兼滲于脈外

註此則以男言之也男子先天之氣方父母交媾之時陰氣不勝其陽則成男陽中有陰其卦象離凡
醫書謂陰血先至陽精後衝氣來乘血開其精陰外陽內則成女女中其義亦大矣大陽陰氣不

勝其陽氣則為男凡悟真篇等書稱男子為女子者正以其外貌雖男而陽中有陰也二惟陰精雖蓄
于內至八歲乃少陰之數其腎氣始實髮長齒更家語云男子八月而生齒八歲而壯二八十有六歲

而化二八腎氣已盛天癸始至天癸者陽精也蓋男女之精皆主腎水故皆可稱為天癸也惟精氣溢
瀉故陰陽之精一和而遂能有子矣天癸者腎氣平均筋骨助強故真牙生而長壯四八筋骨隆盛肌肉滿

壯五八腎氣始衰髮墮齒搖男子手走頭足經三陽從頭走足男女皆同七八肝氣已衰筋不能動天
面皆焦髮鬢頽白手經三陽從手走頭足經三陽從頭走足男女皆同七八肝氣已衰筋不能動天

癸竭精已少腎藏衰形體皆竭八八則精血俱衰齒髮皆去大腎者屬水主受五臟六腑之精而藏之五
臟盛乃能滋今五臟皆衰筋骨懈惰天癸盡矣故髮鬢白身體重行步不正而無子耳然則男女之老而

無子者皆由于材力之盡非由于天數之適
值也若少而無子者則謂之天數斯可矣

帝曰有其年已老而有子者何也岐伯曰此其天壽過度氣脈常通而腎氣有餘也此雖有子男不過盡八

八女不過盡七七而天地之精氣皆竭矣
註此復申明天地陰陽之數止盡終于七七八八也天壽過度先
天所稟之精氣盛也氣脈常通後天之地道尚通也是以腎氣

有餘而有子此雖有子然天地
之精氣盡竭于七八之數者也

註此言年老而有子者正以其天壽過度氣脈常通而腎氣有餘也夫曰年老有子則雖八八已後亦能
有子也然此等之人雖或有子大畧天地間之為男者不過八八之數為女者不過七七之數而天地

所稟之精氣皆竭矣能如此等之有子者不亦少乎精氣者天
癸也王註以為所生之男女其壽止于八八七七之數者非

帝曰夫道者年皆百數能有子乎岐伯曰夫道者能却老而全形身年雖壽能有子也
註此承上文而言推
修道者能出于天

地陰陽
之數也

註上文言年老不能生子又有年老而有子者皆主平人而言常遂以修道而年皆百數者問其能生
子否蓋承第三節第五節之在上在下者而言也伯言上古之世其在上者知道在下者合道皆能卻

老而全形非若平人之年老而形體皆極者
比其身年雖過百歲亦能生子而無疑也

玉師曰
天命之
性復歸
于元極

是謂真
人佛老
以真空
見性本
經謂空
中之真

南華經
百內離
于真謂
之至人

意於挂
切
愉音俞

黃帝曰余聞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陰陽呼吸精氣獨立守神肌膚若一故能壽敝天地無有終時此其道生註陽上古人者言所生之來自然合道而能全其天真之人也天真完固故能幹從造化變理陰由道之所生故無為而道自合也

此下四節帝述其素所聞者而言之也帝言上古之世有等曰真人者不待于修而此真渾言全具故謂之真人也天地陰陽真人與之合一故能提挈天地把握陰陽呼吸已之精氣一如天地之默運也獨立守神一如天地之存主也無少無老肌肉若一天地此無極則真人亦此無極相與同散無有終時蓋道不變故天地亦不變真人之有道如此其生同天地也宜矣六微旨大論曰與道合同惟真人也

中古之時有至人者馮德全道和於陰陽調於四時去世離俗積精全神遊行天地之間視聽八達之外此蓋益其壽命而強者也亦歸于真人

張中古至人者謂有為以入道而能全所生之天真者也天真雖薄復達之外此蓋從修煉保固得來亦能復完天真而回歸大道夫真人者得先天之真者也至人者得後天之真者也其趨則一故亦歸于真人

于陰陽調於四時去世離俗志異于人也積精全神亦獨立守神之意也惟神既全則形自固遊行天地之間視聽八達之外此蓋益其壽命而方自強固所以遊行視聽者以此亦與真人同歸耳

其次有聖人者處天地之和從八風之理適嗜欲于世俗之間無恚嗔之心行不欲離于世被服章舉不欲觀於俗外不勞形於事內無思想於患以恬愉為務以自得為功形體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數

至人者去世離俗修道全真無妻室之愛無嗜欲之情所謂游方之外高出人類者也聖人者處天地之內順八方之理教以人倫法于制度觀冕于朝廷之上不欲離于世俗章服無為而治不勞其形隨機而應不役其神此治世之聖人也亦可以優游泮真而長享百年矣如五帝三皇周公孔子壽不越百歲而靈明真性與太虛同體萬劫常存

上言至人與真人同歸則太上者下此而有聖人又下此而有賢人故皆曰其次言中古有聖人者處天地之和順八風之理大義見靈樞九宮八風篇有所嗜欲與世俗相安而無恚嗔之心行同于世服同于時以道而同也舉動不輒于俗以道而異也外不勞形于事內無妄想之患以恬愉悅為要務以悠然自得為己功故形體不敝精神不散其壽亦可以百數也此猶第三節言上古之知道者耳上

別被方切

文言至人游行天地之間視聽八達之外而聖人不然故不及至人者以此

其次有賢人者法則天地象似日月辨列星辰逆從陰陽分別四時將從上古合同于道亦可使益壽而有

極時賢人者處塵俗之內鮮拘蔽之習取法天地如日月之光明推測象緯順逆二氣序列四時將與上古天真的聖同合于道亦可使益壽而至于壽敵天地之極此修道之賢人而由人以合天地凡以

至聖者也此帝勉人修為而不得以凡庸自棄故移精變氣章曰去故就新乃得真人

下此有賢人者法則象似皆仰稽之意法天地日月自然之運辨列星辰之位逆順以推陰陽之數陰陽書云人中甲子從甲子起以乙丑為次順數之地下甲子從甲戌起以癸酉為次逆數之此之謂逆從也

于道故曰將從上古合同于道也亦可使益其壽而比之至人聖人則有所終極焉耳

四氣調神大論篇第二

神藏于五臟故宜四氣調之脾不主時旺于四季月

此篇應是岐伯所言發前篇修道未盡之意篇內以春夏秋冬四時異氣當有善養生長收藏之道及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皆調生之要道也故名篇凡言道者七

春三月此謂發陳發陳發也陳故也春陽上升發天地俱生萬物以榮天地之氣俱主生發而萬物亦已生榮夜卧早起廣

步于庭夜卧蚤起發生氣也廣寬被髮緩形以使志生東方風木之氣直上巔頂被髮者疎達肝木之

五藏之志也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斂總適也所以運動生陽之氣被髮緩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殺子而勿奪賞而勿罰皆所以養生發之德也故

寒溫相喜怒者也是以四時皆當順其志焉逆之則傷肝夏為寒變奉長者少逆謂逆其生發

此春氣之應養生之道也四時之令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春氣以應養生之道逆之則傷肝夏為寒變奉長者少逆謂逆其生發

至于春養生之氣逆則傷肝肝傷則至夏為寒變之病固奉長者少故也蓋木傷而不能生火故于是月火令之時反變而為寒病

此以下四節言當時善養生也正月二月三月春之三月也陽氣已生最能發生而敷陳之故最要謂之發生於物為德萬物榮茂吾人于此當有善養生之術其卧則夜其起則早以陽氣正舒也起而廣步于庭以布夜卧之氣被髮而無所束縛形而無所拘使志意于此而發生其待物也當生則生之而勿之殺常與剛

予與同長上聲後同

與之而勿之奪當則費之而勿之罰凡若此者蓋以春時主生皆以應夫春氣而盡養生之道也否則春屬木肝亦屬木逆春氣則傷肝木而肝木不能生心火至夏之時有寒變之病寒變者水來侮火為寒所變也豈不少氣以迎心哉欲長之氣哉奉之為言迎也

夏三月此為蕃秀張為茂也陽氣浮長故**天地氣交萬物華實**張夏至陰氣微上陽氣微下故為天地氣交

夜卧早起無厭于日張夜卧早起養長之氣也無厭于長日氣不宜惰也**使志無怒使華英成秀**張長夏火土用事怒則肝氣易

使華英成秀張華英成秀者心之華言神氣也**使氣得泄若所愛在外**張夏氣浮長故欲其疎洩氣泄則膚腠

凡此應夏氣者張逆之則傷心**秋為痠瘡奉收者少冬主重病**張心屬火王于夏逆夏長之氣則傷心矣

以養長氣之道也張逆之則傷心**秋為痠瘡奉收者少冬主重病**張心屬火王于夏逆夏長之氣則傷心矣

夏之陽氣浮長于外張至秋而收斂于內夏失其長秋何以收至秋時陰氣上升下焦所出之陰與上焦所逆

之陽陰陽相搏而為寒熱之陰瘧也張夫陽氣發原于下焦陰藏者生于上夏長于外秋收于內冬藏于下今

夏逆于上秋無以收張收斂有礙則冬無所藏陽不歸原是根氣已損至冬時寒水當令無陽熱溫配故冬時

為病甚危險也張有云逆夏氣則暑氣傷心至秋成痠瘧此亦邪氣伏藏于上與陽氣不收之義相同但四

時皆論藏氣自逆而不涉外淫之張邪是不當獨以夏時為暑病也

四五六月夏之三月也張陽氣已盛物蕃且秀故氣象謂之蕃秀也當是之時天地氣交即司天在泉

三四氣之交張元正紀大論所謂上下交五氣交主之是也萬物有得陰氣而欲華英成實者止以

陽化氣而陰成形也張吾人于此當有善養之術其則則夜其起則早與春同也起早而無厭于日蓋夏日

畫行之度較夜最永人所易厭也張陰陽書云四六月日出即寅時五月寅時則日高三丈矣其持已

秋三月此為容平張容盛也萬物皆**天氣以急地氣以明**張寒氣上升故天氣以急

雞鳴早而出時晏與雞俱興與春夏張陽氣下降故地氣以明**早卧早起與雞俱興**張

之早起少遲所以養秋收之氣也張神志安甯以緩秋刑**使志安甯以緩秋刑**張神志安甯以過肅殺之氣**收斂神氣使秋氣平**